

Ding
Li
Guo
xuan

丁里创作选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丁里剧作选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石家庄

丁里剧作选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12印张 3 插图 296,000字 印数：1—1,200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92 定价：1.25元



丁 里 (1955年)

《子弟兵和老百姓》剧照



《安第斯山风暴》剧照

序

胡 可

我们很久以来就盼望着丁里同志戏剧选集的出版，现在终于如愿了。

作为一个剧作家，丁里同志对出版自己的作品一直是不积极的。工作忙，顾不过来可能是一个原因，也许更多的还是由于对自己的苛求，觉得当年的作品多属于急就章，因而自己也还不够满意吧。但我们这些在创作上受到过他的指教的人，对他的这种态度大都不以为然。战争年代的作品，固然限于环境，不可能精雕细刻，却也带有当时战火硝烟的气息，往往又是后来难以写得出的。

我们盼望丁里作品的出版，除了认为他那反映战争生活的作品不少对今天仍有其现实的意义而外，也还出于担心珍贵戏剧史料的散失。事实上，丁里同志的作品在这几十年来已经丢失了不少。抗日战争期间流行于晋察冀边区的著名歌剧《钢铁与泥土》，那是丁里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反“扫荡”以后写出的。当时许多剧社都演出过。演过这戏的同志今天谈起来还能背得出几段唱词，但完整的剧本却已经整理不出了。丁里同志在战争年代写过不少剧本，特别是一九四二年担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社长以后写得更多些。他在一九四三年创作的独幕剧《英雄儿女》，写一个青年妇救会员在反“扫荡”当中与敌人斗智的故事，演出效果极好，戏也很有特色，是剧社演得较多的一出戏。这出戏也没有能保存下来。他在一九四四年创作的大型话剧《子弟兵和老百姓》，应该说是解放

区戏剧创作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建国前夕，有关方面蒐集解放区的优秀文艺作品，出版了一套《人民文艺丛书》。当时由于丁里同志的谦虚，这部优秀剧作竟没有向编者提供，致使几十年来不大被人知道。十年动乱中，丁里同志仅存的一份《子弟兵和老百姓》油印稿又被抄走，幸亏后来找了回来，得以保存到今天。这也是我们盼望出版这个集子的一个原因，也正是根据以上的理由才终于说服了丁里同志的。

《子弟兵和老百姓》是丁里同志到抗敌剧社以后所写的一个大型话剧。这部作品所反映的敌后根据地的生活和斗争，是我们这些有过共同经历的同志难以忘记的。一九四三年春天，我们住到了冀西阜平县胭脂河畔一个叫作潘庄的小山村。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老百姓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却慷慨地交纳公粮支援战争；军队也响应领导的号召，每天节约一两米来救济困难的群众，并在春种秋收的忙季和群众一起劳动。在一起劳动一起娱乐当中，我们和驻地群众形成了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军民关系，正象《子弟兵和老百姓》里所描写的那样。这年秋收刚过，反“扫荡”开始了。剧社的同志和驻地老乡们一起“坚壁”了本村的公粮和公家的物资，告别了乡亲们，开始了紧张的战斗生活。那是一场持续了四个月之久的严酷的斗争。我们多少次经过被敌寇劫掠焚烧的村庄，多少次吃着乡亲们从灰烬里刨出的粮食，听着大娘大嫂们的血泪控诉。我们和部队一起战斗，一起露宿山野，和民兵游击小组一起侦察，一起警戒。敌寇的暴行激发着我们的斗志，军民间的战斗情谊，人民战争的壮丽场景，坚定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我们更加坚信战争的伟力的深厚的源泉存在于群众之中。在这场反“扫荡”斗争中，剧社的同志们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教育，丁里同志这出歌颂军民血肉深情、歌颂人民伟大力量的戏剧，也就在这场反“扫荡”斗争中孕育着。反“扫荡”结束了，我们掩埋了牺牲同志的遗体，又投入到新的紧张工作当中。

丁里同志连夜赶写了大型戏剧《子弟兵和老百姓》。剧中所描写的“老妖精”、奶奶、三妮、中队长刘来福、二排长、“歪把子”、迷胡子等人物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剧中所描写的事件也都是感动过我们的，因此排练中充满激情，在一九四四年边区群英会上演出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抗战胜利后，它作为反映根据地斗争生活的代表作品，曾在张家口的人民剧场公演。北京解放以后，这出戏还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和丰台等地多次演出。不少当时初次接触解放区戏剧的同志，至今还记得这一作品给予他们的强烈感染。

“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是抗日战争中敌后军民所处的典型环境。活跃在反“扫荡”斗争中的各类人物，反“扫荡”背景下丰富的斗争事迹，成为敌后剧作者们重要的题材源泉。建国以后丁里同志创作的歌剧《李各庄》，是一部以反“扫荡”斗争为题材的成功的歌剧。它热烈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敌后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歌颂了和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崇高的爱情。戏剧融进了传说中一位小姑娘把敌人引进地雷阵的情节，使故事更具有传奇的色彩。这部歌剧的歌词是通俗的，有性格的，又是优美的。它具有民歌的朴素，而感情毫无陈旧之感；它具有新诗的清新，而十分注意韵律。我对歌剧懂得不多，但我实在喜欢这样的剧诗，觉得新歌剧的唱词应该是这样的。这部歌剧，应该说是《子弟兵和老百姓》的姐妹篇。不知什么原因，它演出得不多，也没有流传开来。我认为它是我国新歌剧成果中一部被遗漏了的作品。

丁里同志是一位从事革命文艺工作较早，在戏剧、文学、音乐、美术等方面都很有修养的同志。在三十年代，他已经是一位漫画家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作为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的主要演员来到延安，并担任了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的教员。来到晋察冀边区以后，他作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工作团团长，便主要从

事戏剧工作。他是个好演员，我看过他扮演的不少角色，其中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改编的大型话剧《母亲》里的伯惠尔，《子弟兵和老百姓》里的“老妖精”，《前线》里的戈尔洛夫，《李国瑞》里的老炊事员等，至今仍留有深刻的印象。他的戏剧论文《秧歌舞简论》（发表在《解放日报》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试论表演艺术三题》（发表在《戏剧报》一九六一年七、八期合刊）和《形象的内心生活的探索》（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一九五四年第五期）等，都是很有独到见地的为戏剧工作者所爱读的好文章。他导演过不少戏，他做导演是很受演员们信赖的。

我和丁里同志熟识，是在一九四二年秋天他担任了抗敌剧社的社长以后。从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直到建国以后，他一直是我的上级。不过当时文艺团体里的上下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大家一起排戏演戏，一起讨论创作，一起背着背包行军，一起背粮食背煤，一起光着膀子开荒，是完全打成了一片的。反“扫荡”时丁里为女同志、小同志站岗放哨的事，至今仍为大家谈起。当时文艺团体的领导人并不脱离艺术工作的实践，甚至可以说丁里同志是更多地靠了艺术工作中的模范作用来领导我们的。他对艺术质量要求很严，非常重视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的原料。一九四五年冬天，丁里和我们几个搞创作的同志一起到绥远前线部队入伍，当时他生活在连队里，和战士们混在一起。《兵》和《警惕》两个剧本就是那次入伍后赶写出来的。一九四六年夏天大同前线的入伍，一九四七年南线战役的入伍和当年的土地改革，丁里同志都是带头参加的。

根据他的生活积累，他本可以写出更多的作品。但由于建国以后一直担任领导职务，加上几次政治运动中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过多地消耗了他的精力和时间，以致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几个戏，大都是五十年代的作品。六十年代的只有一个《安第斯山风暴》，那是丁里同志和其他同志合写的一部反映第三世界人民反

帝斗争的剧本，从这出戏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战争年代的生活积累、农村的生活、游击队的生活、军事斗争的知识，是怎样和新的素材融合在一起。这部作品曾由总政话剧团演出，演出后不久就开始了十年动乱，使丁里同志的创作活动再度中止。今天，这些干扰都已经成为过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战线的形势是令人振奋的。我们热切地盼望着丁里同志新作品的问世！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

目 录

序.....胡 可

子弟兵和老百姓（三幕五场话剧）	（ 1 ）
兵（独幕剧）	（ 68 ）
警 惕（六场话剧）	（ 80 ）
李各庄（六幕歌剧）	（107）
老战友和孩子们（六幕十场话剧）	（204）
安第斯山风暴（八场话剧）	（291）

子弟兵和老百姓

(三幕五场话剧)

时 间：一九四三年秋，在敌寇残酷“扫荡”中。

地 点：北岳山区阜平×村一带。

人 物：

刘来福 (民兵中队长)

来福妻

老 汉 (老妖精)

奶 奶 (老汉妻)

三 妮 (老汉的孙女)

村 长

二 嫂 (村长妻)

银官儿

迷糊子 (游击组员)

老 张 (退伍军人)

长官儿

病 人

小九子 (羊倌儿)

二排长

歪把子 (李志强，机枪班长)

文 书

刘三顺 (战士)

王 勇 (战士)

枪榴弹 （战士）
张玉文 （侦察员）
通信员
伤 员

刘玉玺 （国特）

敌寇司令官
参谋官
饭冢小队长
又一日军官
军 曹
侍从兵
卫 兵
松 井 （一等兵）
龟 田 （二等兵）
战士若干人
民兵若干人
日兵若干人
群 众

第 一 幕

〔十月的天气，正是紧张战斗，抢收抢种的时候。

〔村口。

〔笑。鼓掌欢呼之声大作。幕启。

歪把子 好哇，好身段呵，哈哈……

来福妻 三妮呵，你看你爷爷，要人命了，象那十七、八的一样！

三 妮 （笑）真是！也不怕人家同志们笑话，叫我呵，哼……

文 书 哈哈……老妖精，你可别把你的老腰扭断了，先提醒你——咱们卫生员可治不了。

众 好！

老 汉 （学女人的声音）好的还在后头呢！

众 （大笑）……

老 汉 （作态，硬咳嗽两下）头些会子在山沟里坚壁了几天，把嗓子给冻坏了，可不受听呵！

众 （纷纷叫嚷）……

歪把子 别嚷啦，听着来了！

老 汉 （作态，学女人的声音）来了……噢！（先用嘴打了一通锣鼓，接着用秧歌戏的调子唱起来了）

李翠莲今年一十七呀，

再过上四年就二十一噫呀！

咳，俺命不济呵，命不济呀……（抽噎）

一嫁嫁了个老女婿呀，哼——

(恢复原噪) 看吧, 就象我这么大年纪, 一个模子出来的。

三 妮 (跳着叫嚷) 爷爷, 你真不害臊!

众 (大笑) ……

老 汉 (接唱)

那个老东西, 比我爷爷还大上十一呀,

活象个退了毛的老公鸡!

嗯呀, 你说我命呵, 为什么这么不济? (向歪) 你说?

歪把子 哈哈, 不知道!

老 汉 (向来福妻) 你说!

来福妻 (笑) 随你便顺嘴胡溜吧! 谁知道你怎么编排。

老 汉 (接唱)

你说我命呵, 为什么这么不济呀!

只因为——(转快板) 因为什么? 听着!

帮助军队不努力,

抗日工作不积极, 嗯呵! (众鼓掌叫好)

我的命呵真不济, 就象是, 就象是……象是……(渐恢复本噪音。突然向来福妻大声地、粗声粗气地)

就算是象你吧! ……哈哈……

来福妻 哈哈……死不了的, ……好! 要真是我的话, 我就把你这老公鸡杀吃了, 还留到你这时候儿, 哈哈……

三 妮 对, 对, 可对着咧!

众 (大笑) ……

老 汉 完了完了, 没有了, 这不过是凑个热闹吧! 对吧? 同志们辛辛苦苦地打仗不说, 还忙里偷闲, 抽出空子来帮咱们老百姓们抢收抢种, 忙活半天了, 趁歇着的工夫, 出个洋相逗大伙一乐呵, 哈哈……

歪把子 好哇, 我说老妖精, 一般地说没问题呵! 来! 抽锅烟歌

一下!

老 汉 看你，同志！来抽我的，这是阜平有名的西庄烟，来，来。

歪把子 没问题。（接过老汉的烟荷包）得抽一锅！

老 汉 你抓一把去吸吧！

歪把子 一般地说，这个可是有点……

刘三顺 歪把子，当心犯纪律呵！

众 （笑）……

老 汉 看你说的同志，这可不犯纪律！抓一把，抓一把，叫鬼子糟蹋了，咱谁都抽不上。来，咱们大伙儿抽，谁抽烟的算一份儿！要犯纪律的话算我犯的！对不对，二排长？

二排长 （笑，不语）……

老 汉 等你们再打了胜仗的时候儿，把鬼子的洋烟送咱两根抽抽就得了。

歪把子 没问题，两盒也没问题。

〔二人对火。

老 汉 哎，同志，你叫歪把子？这我倒不知道，你不是叫……李志强么？

歪把子 听他们瞎扯！

刘三顺 瞎扯？我说老汉，这是咱们机枪班长，外号人称歪把子，一挺歪把子机枪打得呱呱叫，就得了这个名儿，这是瞎扯呵？

老 汉 噢，三妮，去看看家里水烧开了没有，拾来给同志们喝，叫同志们闹一套好的咱们听！

三 妮 哼，人家不象你！（欲走）

老 汉 别忙！来，我告诉你，（小声地）叫你奶奶拣两把枣儿烧烧煮了里头，叫同志们喝起来香香的，（啧啧嘴）甜甜

的——去吧!

三 妮 知道! (下)

老 汉 同志们来一个吧, 呵?

老 张 对, 欢迎欢迎, (指王勇) 欢迎他唱一段……

老 汉 噢, 臭妮呵, 可把他忘了, 这不用介绍, 从这么小看着长大的。

王 勇 叫小名干什么呢!

众战士 (大笑) 好, 臭妮, 臭妮, 哈哈……给他记住。

老 张 对, 咱们不欢迎王勇啦! 就欢迎臭妮唱一段黑头吧! 这是咱们三连的大活宝, 外号人称火车头的便是他!

众 (欢叫) ……

王 勇 我说老张, 你这家伙顶捣乱, 你到底站在什么立场?

老 张 群众的立场呗!

王 勇 群众还不要你哩! 你才退伍几天呵, 就群众的立场呗, 刚才你不是还站在军队的立场来么?

老 张 同志哎, 时间, 地点——这条件不同了呗! 喂, 不管怎么说吧, 都是一样, 来来来, 二话少说, 欢迎呵! 鼓掌呵! (自己鼓起掌来)

众 (鼓掌)

老 汉 看你, 嗨, 唱一个吧, 臭妮。

王 勇 看, 又是——

老 汉 怕什么? 连你爹在的时候, 我还喊他小名哩, 叫小名才亲哩! (向大家) 唱吧。

王 勇 好, 唱一段。这孩子是谁的?

老 张 中国人的, 别扯淡了, 唱吧!

王 勇 咳, 真叫你们给闹昏了头了。二嫂, 二嫂呢? 来, 来, 给你孩子。

二 嫂 你抱着吧! 还累着你了?